

The secret of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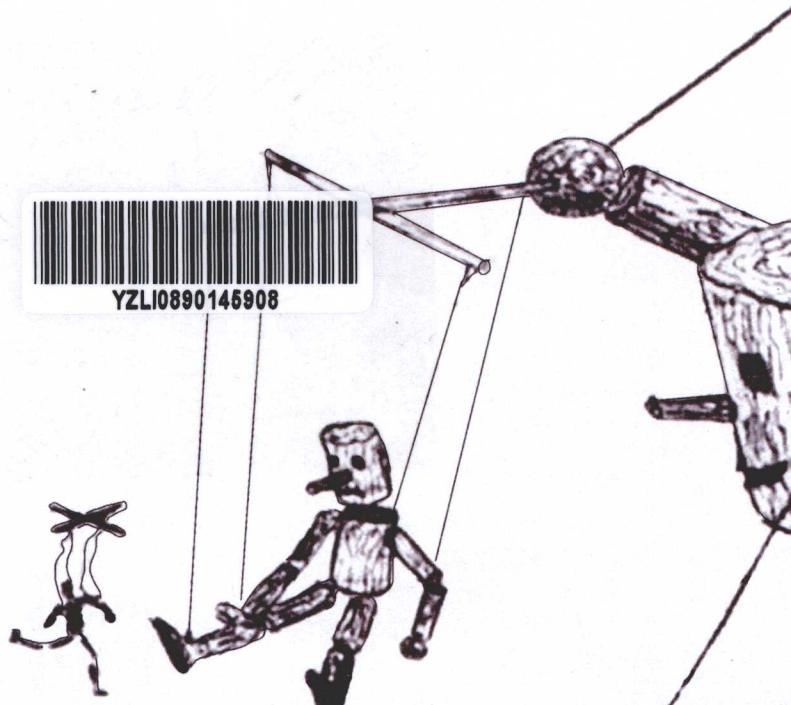
人生的秘密

——杨墨文集



YZLI08901469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人生的秘密

——杨墨文集



YZLI0890145908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的秘密 : 杨墨文集 / 杨墨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34-3168-5

I. ①人…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5428号

责任编辑: 张建安

装帧设计: 欧阳春晓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杨墨人性的尝试

蒲元华

不失赤子之心的天才

杨墨，1982年8月17日出生于昆明，2004年12月8日去世。父亲杨修品是书法家和教师，生母是一家制药厂女工。杨墨8个月时父母离异，随杨修品生活。杨墨的祖父杨彦清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是护国运动时的滇军军官；曾祖父杨怀仁是清末的云南学政。但杨墨和父亲杨修品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昔日世家大族的繁华在修品懂事时已不见痕迹。修品结婚晚，快40岁才有了杨墨，中年得子，爱如至宝。杨墨出生才十几天，修品给他洗澡，大概是对父子相依为命的命运感应吧，修品见杨墨的眼中流露出一种感激的深情，修品看懂了，一直忘不掉。

我首次见杨墨是1987年2月7日。修品带杨墨到我家中玩。我一见孩子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灵气十足，穿着小军装，戴着大盖帽，像个小军官，就非常喜欢，叫他“乖乖”，从此，我这样叫他终生，并将作为对他

的永恒的呼唤。我和孩子有缘，不少人都说杨墨和我这个继母长得很像。

杨墨出生于傍晚7时，只有2550克，浑身青紫，医生还以为是近亲结婚。那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加上父母离异，没有奶吃，导致营养不良，身体单薄，常常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如尿床，各种偏方不知用了多少，也不见成效。还有其他的毛病，我常常把熬好的中药装在保温桶里，背着儿子去幼儿园。1997年7月那次高烧住院，医生下发病危通知，我和修品开了特护病房，上了最好的药水，总算脱离了危险。他贫血，又缺钙，吃了多少补血补钙的药也不见效，走路常摔跤。

据说身体差的孩子会通灵，有些神秘现象我至今迷惑不解。杨墨5岁时对表姐说他不是这里的人，将来要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6岁时去弥勒白龙洞开发工地，晚上住在招待所时，我们听见他在院子里用一种苍老的声音，像“文革”时期一样呼口号，修品问他在叫什么，他如梦惊醒一般，呆呆地说没叫什么！杨墨上街回家，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回答：“地球！”当时只以为他在开玩笑，现在想来并非如此。就像野营伙伴所说，杨墨以为自己是在星际旅行。

杨墨特别喜欢缠着我讲故事，什么白雪公主、美人鱼、卖火柴的小女孩、西游记等，百听不厌，有时候去朋友家串门，他也要我讲故事，还要别的小朋友一起来听，那时他脸上有一种骄傲的表情。

杨墨从小对诗歌音律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有时他会抑扬顿挫地念着什么，大部分是五言绝句一般，但听不清具体的词，我好想给他记录下来，让他再念，又不知念的什么，好不容易只记下来一句，似乎是“山高肥城深”，也不知是不是。记得上小学我领他去报名，老师要他背一首诗，他低着头小声地背着，老师听不清，只有我知道这是他平时随意创作的句子，并不是什么名人诗词，奇怪的是他上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他创作这样的无标题诗词了。爱因斯坦说：“人类最美的经验是神秘感，神秘感是一切真科学与真艺术的真源泉。”杨墨后来的写作天赋，应该说缘于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感。

杨墨喜欢画画，他5岁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他画的两只猫咪在钓鱼。6岁时画的《打排球》、《报早》、《圆通山》等，参加日本奈良主办的

中日儿童画展获得一等奖。他蹲在地上仿写修品书法：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修品认为很有童趣，一直收藏着。8岁时他自己刻了一个图章。修品没有教过他，他无师自通，刻的杨墨两个字是反刻的，一盖印，就是正的。我和修品很惊讶，问他怎么知道的，他不以为然，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反着刻才能盖得正。9岁时画的重彩画《十个神仙造老虎》、《山寨》登载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画派·儿童绘画专辑》里。他画了不少如《变形金刚的战斗》、《吃人的魔兽》等想象力极其丰富的画。记得他画机器人时，还说他正在画机器人穿的短裤。他写作的小本子上也随手画着体现他内心感受的画面，如木偶、蜘蛛等，唯妙唯肖。

杨墨从小是那么的纯洁，不会说脏话，被小朋友欺负，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会抢东西。他希望自己长得又高又大，就不会有人欺负了。什么增高因子、绿力胶囊的增高药不知吃了多少，还想做拉长脚骨的增高手术。他有一双修长优雅的手，特别灵巧，做手工，做模型，装变形金刚，不看说明图一装就会。

杨墨小时跟我睡，他看见《家庭》杂志的封面上婴儿吃着妈妈的奶，小手抓着妈妈的乳房，好奇地摸了摸我的乳房说：“妈妈，我害怕。”我对修品讲，修品很伤心。妈妈温暖的胸膛是幼儿的避风港、安全岛。三岁前的幼儿常常是妈妈抱着搂着亲着，我可怜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我当他的妈妈时他已经四岁半了。

杨墨喜欢西藏，买了西藏的地图和画册，认真研读《藏地牛皮书》，向往那里的蓝天、白云、雪山、草地，他现在魂归天宇，自然会遨游西藏，藏香渺渺，儿可知否？

杨墨看一本书，随便翻翻就知道了，像全息摄影一般，他喜欢画一些符咒一般的東西，挂在房间的灯笼上，还给我讲过各种符咒的功能作用，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叫他取下来烧掉了，在这方面，似乎很像拯救者哈利·波特。他还喜欢在房中搭帐篷，大开着窗户房门，甚至拆掉窗扇和卸下房门。据说是为了接气，有人认为杨墨是一个靠天地滋养的孩子，有和天地交感的能力。房中的帐篷就像藏传佛教的神龛一样，是和天地神佛宇宙沟通的象征。

杨墨天性纯真，如叔本华的名言，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天才。他最爱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谈到人类灵魂可能经历的三变：第一为骆驼之性格，任重道远，这是一种柔顺而屈辱的灵魂；第二为狮子之性格，必于宇宙惊天动地大变之际，灵魂突变为猛恶之狮子；第三，由狮子之灵魂突变为赤子之灵魂。杨墨的灵魂应经过这三个突变吧？他还说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只有老子一个，别的顶多只能算是思辩能手，对老子关于自转之轮和返璞归真的思想极为推崇。他有一本美国欧文·白璧德著的《卢梭与浪漫主义》，里面提到老子关于返归本原，再次成为新生婴儿一样的人。庄子发展老子学说，赞美无意识和美丽灵魂，反映自然的无限创造过程中的一切神秘和魔力。卢梭的学生荷尔德林又是浪漫的希腊文化研究者的极端典型，要求从一切外在和传统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就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抬起眼睛寻找神圣的自然。记得西方有个叫卡西尔的哲学家说，把哲学诗化，把诗哲学化，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最高目标。真正的诗不是个别艺术家的作品，而是宇宙本身不断完美自身的艺术品。我想儿的充满哲理的诗句应是这样的境界吧。他对世俗的心计名利毫无所知，对金钱之类更是不屑一顾。

杨墨像爱因斯坦晚年一样，沉醉于对时光隧道、多维空间、光年黑洞、飞碟等的研究，常对我和修品谈光年、微米、夸克什么的。难道真的有另外的时空？我的儿在另一个时空中生活吗？他明白了太多，所以上帝带走了他。他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初中时备受同学欺负和老师讽刺打击的杨墨，成绩一落千丈，在高中亦未能幸免。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他参加了两次高考，准确地说只是2001年的一次。第二次是2002年5月高考体检时，面对众人异样的目光（因受精神刺激而屡治不愈的痤疮），恨不得钻进地缝。回到家我见他神色异常，知道原因后，我说：“乖乖，我给爸爸说不要参加高考了。”他说：“妈妈，我再写出几行字，就用不着为我操心了。”我吓得魂飞魄散，心痛欲裂，哭肿了双眼，默默地陪着他，他看看我，心似有不忍。我与修品迅速地交换意见，没有让他去继续高考。当时他的亲娘已经病故，亲戚还在好意地逼他去过高考独木桥。我当然知道这绝不可能，只鼓励儿子做自己愿

意做的事或写作。我曾向云南大学联系让儿子去听课，他尚且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何况其他。

2003年4月，我携儿同赴思茅、西双版纳过茶叶节和泼水节。一路上，他高兴极了。本来阳光灿烂，不一会儿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我们的车在风雨中迷了路，狂风卷着枯枝落叶在空中飞舞，暴雨闪电惊心动魄。杨墨呆呆地看着大自然的变脸，心中似有所悟，赞叹这难得的奇观。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到磨黑盐矿中学参观一处革命文物时，看着满操场的学生，杨墨不肯下车，他说怕见学校和学生。初中时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伤害太深了！天才总是难以适应应试教育。他曾告诉我，老师上课，一开始要骂20多分钟，啰唆来啰唆去，就是不讲正题，等学生注意力分散，再讲正题，已没有人听了。杨墨说，他早神游天外，想他的各种科学奥秘去了。老师对他冷嘲热讽，还要全班同学孤立他，不许和他讲话。他不敢告诉我和修品，也不敢去学校，常常背着书包假装去上学，而老师不闻不问，也不通知家里。我和修品以为只是儿子学习成绩下降，买书、请家教，可是对于一个深受心灵伤害的孩子，对于一个敏感而脆弱的灵魂，已经很难挽回。中考他未能考上普高，只能进技校和职高。学校要求住校，噩梦再一次重现，同学偷他的行李，抢他的东西。他不敢住校，面对暴力他无能为力，只能躲避，可是又能躲到哪里去？

杨墨的离去，多少次促使我自省反思。正如儿子文章中写道：生不需要什么理由，死却需要各种各样的理由。杨墨留下了他的思想著作，但还有没有别的启示呢？我认为除了神秘的巧合、天意，那就是应试教育对天才的无情扼杀，社会偏见使天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老师的注意力总在几个尖子生身上，往往忽视冷落别的孩子。杨墨作品中关于科学家和天才的故事，很可能就来源于中小学的课堂记忆。如果杨墨的作品和离去是对世人的启示，我们应该再学鲁迅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还有就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对脱离了亲娘怀抱的原始恐惧。杨墨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因为爱我们来到世间。每个人都是天才，只是有的天才睡着了。天下父母不能遗弃天使般的孩子！教育应该是唤醒沉睡的天才！

因为有杨墨，我选择了不生孩子。此生有杨墨，我心足矣，在我的心

中，在我的眼里，他胜过任何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孩子！

真正的心灵挽歌

我最先发现他的写作才能始于他18岁那年。

2001年新年元旦，杨墨收到一封一个自称外星女孩给神秘岛男孩的情书。杨墨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深情委婉、才华横溢的回信。早上我刚起床，他就迫不及待地念给我听。我真是大吃一惊，这是儿子对人生的诗意表达。儿子从未看过文学作品，他最崇拜爱因斯坦，他平时喜欢看的是《科学世界》、《科技新时代》之类的杂志。

这封信是儿子委婉拒绝外星女孩的，因他初中时就心有所属。但外星女孩的追求却鼓起了杨墨追求钟情女孩的勇气。他写了大量的信，却没有只言片语的答复。他写道：你可以不言，我却不能不写；给你写信，等于向世界宣言。他痴情地爱着这个理想的女孩，尽管他对现实中的她毫无所知，就如但丁《神曲》中的贝亚德。《南方周末》评价：尽管这些信件没有得到一句回复，但杨墨就是凭借着这种理想之爱，熔炼出了他对爱、生命和自由的信仰。

《文汇报》评价：杨墨对爱表现出来的炽热、深沉和专注，能让生活在这个浮躁庸俗世界中的每个人汗颜。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的恋爱，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爱。他爱的真诚和纯粹，不能不给人的心灵带来震颤！

与此同时，他的创作灵感喷涌而来。早在12岁，他就时时思考和拷问的关于人生的种种问题，化作了长篇散文集《人在旅途》，这是一部融“自述、评论、散文、抒情文、诗歌、小说、童话、哲理、心理分析等”为一体的随笔集，是杨墨自创的自由转换文体。他又抽出其中散文诗部分，也就是献给所有18岁年轻心灵的《狂——飘：思绪断录》。《变人》、《流浪》、《少年》可算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并被评价为有西方少年天才兰波的感觉。《南方周末》评价这部写于18岁的散文诗集尽管在艺术上还显得不够成熟，但从心智的深度和力度上看，应该是鲁迅先生的《野草》之后所仅见的。

2002年，杨墨19岁，他给钟情女孩写了大量的书信，11月写了最后一封。这段时间他创作的《死去的鸟》，即《人性的尝试》的雏形，也是他生命的绝唱。他写道：一次侥幸的机会，我借取了生命，一次偶然的邂逅，要我去人界看一看。死去的鸟，在飞翔。永恒的灰烬，即将苏醒。在一片火海之中，这一片热土，顿时化为了天堂。他在《天堂雷雨》后面加的那段：这一去，不知何生何世，才能再和这个世界重逢，再和每一个人相聚，很可能就是这时写的。2003年，杨墨创作《天堂》、《海边》等寓言诗，并继续创作哲理格言和诗体散文。2004年，杨墨21岁至22岁，创作《人性的尝试》和《反对无效》。他的作品完成了质的飞跃。在最后的夜晚，他还在为《人性的尝试》定稿。鸟，飞吧，鸟，你不孤独。是他向世界的告别宣言。

《人性的尝试》是杨墨用尼采式的格言诗体写下的生命哲学论著。《南方周末》评价：这是一部用璀璨的青春换来的著作，将会永远撞击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他写道：长大是种不幸，那是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过程。他还写道：与其说我是一个哲学家，不如说我是一个文学家；与其说我是一个文学家，不如说我是一个诗人；与其说我是一个诗人，不如说我是一个疯子；与其说我是一个疯子，不如说我是一个孩子。他的作品，文字中透出轻灵，对生命的感悟以及灵魂的纯净令人感动。这是在粗糙的时代中遭遇真正的心灵挽歌。

2002年，他常去看心理医生，因为是带上他发表的作品和医生交谈，他才知道自己的作品像尼采、周国平那样充满了哲理。此前他没有看过文学作品，从此他买来尼采、叔本华、周国平、兰波、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的著作，尤其是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弥尔顿的《失乐园》、荷马史诗、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他曾立志要写一部不亚于这些作品的鸿篇巨著，可是壮志未成。不，或许已成。他这一部沉甸甸的《人性的尝试》，还未被众多的人们认识，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并不亚于兰波、尼采、但丁的价值。人的命运固然脆弱无比，杨墨却创造了他的奇迹，他留下了永不灭迹的心路历程。杨墨在作品里写道：谁愿承载这人间

的智慧，他必得背负这人间的悲哀。

杨墨的天赋才能很多，如计算机、溜冰、滑板、野营、绘画、驾驶等。

他在作品里写道：“我只希望，有一天，会有人欣赏我的作品，这也是我最大的安慰。当然，并不局限在我有生之年。”他的手稿本上写着：

“还没有成为我的朋友的人，我希望他们能看我写的东西。因为他们还没有成为我的朋友，并不知道我的丰富。”当然，他也很矛盾，他写道：

“如果说，思想是一个人最隐私的东西，那么，我把自己的思想，留在了人人都能看懂的文字之中。是不是就等于，我出卖了自己最隐私的东西。”他甚至预见他的作品在大街小巷被小贩叫卖，痛苦被出卖的悲哀。杨墨的确是带走了他的诗集，在担心他的文字连累父母的幻觉中，他删除了电脑资料。重新修复后，我又将他平时备份的资料和修改过的打印稿互相补充，而且我每整理一次他的诗稿，上山探望他时都要给他烧去。我想，他能领会妈妈的苦心，不能让他留下的思想被湮灭。

最后的日子

杨墨在旅行中那么高兴，我想多为他创造一些出门见世面的机会，不要局限于国内，有条件就出国看看，开阔眼界。于是办了护照，我和修品准备分别带儿出国旅游。2004年1月春节期间，杨墨和修品出国去了越南西贡、柬埔寨的金边和吴哥。杨墨在西贡参观了越南战争纪念馆；在金边看了柬埔寨人民遭受的灾难展；惊叹吴哥的世界文化遗产，并在吴哥城巴肯山观看了落日。这次旅行，他对人类、人性与生命，对世界、社会与历史沧桑，有了更深的体验。

2004年4月上旬，杨墨和修品参加夕阳红出游九省市归来。杨墨对我说：“妈妈，我怕是得抑郁症了。”我见儿又瘦又疲惫的样子，非常心痛，问是怎么回事。据说火车旅游晚上睡不好，车上的人要么高声谈笑，要么鼾声震天，杨墨父子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每到景点，人流滚滚，毫无乐趣，到后来儿见人多就害怕。他对厦门、杭州、上海、南京等高楼林立的大城市不感兴趣，只喜欢真正的大自然，沉醉于黄山、武夷山的自然景观。

过去看心理医生，他常认为医生不如自己懂得多，不肯再去。后来修品就请朋友中的心理医生来家和杨墨交谈，谁知谈不上几句就被杨墨看穿。可这次看来需要服用药物。正好我也有个朋友是心理医生。我和她联系，她说药物挺多，需要面见病人才能确定用药。我就带杨墨去看医生。医生开了一种叫黛力新的药是抗焦虑、镇定的药物，一般连续服四个月就好了。还建议用行为疗法，主动告诉别人，自己有病，万一得罪冒犯，敬请谅解之类。对怕人可分阶段进行。比如先看父母，再看朋友，最后看外人，慢慢就适应了。杨墨认真按照医嘱实行，起初很有成效。能吃能睡了，脸上也长肉了。可是两个多月后，他又认为自己的眼睛余光看人明显，仍然怕人。他又用在网上查找的资料询问医生，什么是森田疗法、催眠疗法，医生又改用一种叫赛乐特的抗恐惧药。可这种药服下以后副作用却很大，抽搐痉挛，吃不下睡不着，几天之后，又瘦得皮包骨头。医生让减量服用，又觉作用不大。正在这时，杨墨发现戴上他的冰山墨镜就没有怕人的感觉了。他马上给医生打电话，让医生发现相同病例就建议戴冰山墨镜。

他用心画油画、上网，不断把自己发现的资料在网上交流，鼓励病友也激励自己尊严地生活。他还取网名局外人。他这段时间临摹凡·高的自画像和农夫像，那忧郁的眼神，不仅尽得大师神韵，更成了他自身命运的真实写照。

11月初，杨墨十余日不肯出门，我让他在院子里溜冰，他不肯去。说是怕人，危机已悄悄降临了。

过去我推荐杨墨看《读者》，他嫌太浅了，不肯看。我只好将《读者》里的感人故事、励志格言每天晚饭前讲给他听，他只是笑笑，然后，接过话头讲他的科学世界、宇宙奥秘去了。记得当我给他讲2004年10月第20期的《读者》里的故事时，他突然有了兴趣。

我给他讲的是激励大师无腿走世界的故事。约翰·库提斯天生残疾畸形，罹患癌症，从小受尽歧视和折磨，依然笑对人生。他靠双手行走，却成为运动健将。他只能算半个人，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激励大师。在190多个国家，做了800多场演讲，激励过两百多万人。他告诉自己，永远都不要说不可

能。因杨墨对学校受的欺侮创伤很深，我特地讲约翰在学校被欺侮的故事，杨墨沉默一会儿说：“他比我在学校里受的欺侮惨多了。”我将这本《读者》给他，他高兴地收下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本杂志有一篇讲日本德川家康精神的文章。杨墨将看了这篇文章的感想发在网上，激励病友。

不久，他发现修品的信箱许久没有信件，修品让他用电脑发给我妹妹的数码照片总发不出去，他认为是这篇文章在网上惹祸了。在他不肯出门的十多天里，我曾请心理医生到家中。杨墨问医生，他戴着冰山墨镜，警察会不会认为是恐怖分子。医生说挺帅的嘛，怎么会像恐怖分子。我送医生下楼时，她对我说，杨墨还得服药，可是他不肯坚持，就难办了。如果出现幻觉，黛力新和赛乐特都不管用，只能用思必利或维思通。副作用是会变呆，而且一停药，病情就会加倍，用药量也要加倍，不能轻易上药或停药。要注意观察。在杨墨电脑上，我看到他在中国心理咨询网上写作的大量文章。他说，我渴望和原来一样的生活。但我现在已不愿出门，在家里上网、看书、看电视、画画，在把恐怖降到最低点的同时，尽量找一些事来分心。而外面的世界是咫尺之遥，开门便是，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我想，真的想过，如果我们从小都生活在一个国民普遍素质修养很高的环境里的话，就绝不会有多年来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的性格总是内向腼腆且胆怯，所以我们总是受到欺辱，总是独自面对孤独。而这世界也总是向那些缺乏教养、素质低劣、利欲熏心的人铺平道路。是的，也许我们因各自的情况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自卑，再加一些外界的刺激，才造成这样的心理创伤。……我性格内向，生活及社交方面很白痴，属于创造性思维人物，爱好诗歌、哲学，自己也写了很多。平时画点油画，患病前曾是溜冰（滚轴）高手，以前常常在众人前搞怪玩意儿和装扮为乐。是个日本通。喜欢欧洲古代神话，喜欢宇宙学、模型等，爱好很多。曾暗恋一个女孩九年。我很痛苦，非常的痛苦，我渴望和原来一样的去面对生活。我的悲伤痛苦愤怒和渴望，谁能理解，无人明白。我想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生活，一片草原，有蓝天，最好是面对大海，这里有我的小木屋，在阳光下作画，唱歌，奔跑。

杨墨临行前几天的情绪挺好。12月4日、5日是星期六、星期天，我陪着他聊天，他坐在家中的地板上，沐浴着阳光，吃他喜欢的面条。冬天的

阳光挺温暖，我让他到院子里溜冰，他挺高兴地答应了。12月6日是星期一，平时晚饭后我都进儿子的房间陪他聊天。这天刚进门，杨墨对我说：“妈妈，我在上网。”并将电脑显示屏上的字遮住。我只好退出房门。12月7日，也是儿子最后的夜晚。我将打印机墨盒给杨墨，站在他的房门边和他说话。杨墨忽然小声对我说：“妈妈，你想看就进来看吧。”他让我坐在电脑前，挺神秘的样子，压低嗓门对我说：“妈妈，你不要害怕，我今天一直怕得发抖。”我说：“妈妈不害怕。”我和儿子手拉手头并头地看着电脑。他写道：这一切是一场恐怖电影，比电影更恐怖。我的家族正经历着浩劫。该从哪里说起已经不重要了，事到如今，我就快要走了。我的存在，一个曾经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向往蓝天的人，如今，却即将消失。在我不长的生命中，却未曾能和自己心爱的人有过一天的恋爱。如今，我写此文，仅是以我剩余不多生命的终结，换取来自活人世界的安慰。或者，仅仅是自我安慰。这里的夜晚，曾有孩子嬉戏，如今，已比死人的墓地更寂静。我已经很累了，不再感到痛苦。这一切，就是一场梦，比梦更虚幻，比真实更真实，纵有一千条真理，也换不回一条衰弱的生命。

儿子边在电脑上给我看，边给我低声讲解：“我以为发在网上的文章遭到监控，网友是警察伪装的，经常玩的小伙伴也被收买了，前天有人送来的两盆花安有窃听器，今天有个人打电话找爸爸，我听他的声音很慌张（这人说话结巴），是来探听情况的，爸爸的手机上还有一条威胁的短信息，爸爸好几天没有信件了，电脑线路也被监控了，电子邮件发不出去，他会被抓，家中大难临头了，妈妈出国访问也去不成了。”我一听，知道是儿子的病情出现幻觉了。我连忙紧握儿子的手，叫他不要害怕。我问他要不要吃一颗舒乐安定，好好睡一觉就不会有这些疑心了。杨墨说睡眠还可以，不用吃药。我想在他房中陪他住，他说不用。他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爸爸，爸爸心脏不好，不要让他担心。儿子还对修品说：“爸爸晚安！”我不便马上告诉修品，只想第二天无论如何也得带儿子去医院，抗幻觉的药副作用再大也顾不上了。谁知道第二天，儿子就投入了黎明前的黑暗。

杨墨房中的卧垫未拉开，儿子是彻夜未眠，内心不知经过怎样的煎熬与挣扎。卧垫前血迹旁有两张小纸条，那是儿子写给我的。

妈妈：昨日你出房后，后来我夜里就全部删除了，我本来就不想这么做，不能因一时胡乱的做出自己都不可理解的傻事来，记得当时我就表示要不再让任何事干扰我，画自己的画，才是正确的。大家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何况在有心理疾病而犯糊涂的情况下，我都能认识到并改正，悔过本就是一种善愿的表现，再也不让病痛干扰我

不孝儿子

“乖乖走好”、“吾儿安息”，你选择了飞向天堂的快乐！却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你的父母和所有爱你的亲人们！

杨墨的最后安息地在风景如画的西山华亭寺东苑。西山就是躺在滇池边的睡美人山。杨墨曾在最后的日子里表示要去华亭寺画画，他走了，遗骸放置何方？当修品和华亭寺方丈心明大师联系时，心明大师为杨墨选择了阿弥陀佛旁的最佳位置，并于12月12日亲自念安魂经，主持了超度安放仪式。

12月19日，我随历史文化考察团访问北欧和英国，一路之上，午夜梦回，无时不在凄楚地呼唤，我的儿啊！过去读文学作品难以体会，至此方知其连心扯肺，如螺旋，如抽吸，将心肝精髓抽干一般。杨墨走后，我经常梦见他，还梦见儿复活了，还有一次梦见儿在我对面和什么东西搏斗，儿大叫：“我要到我妈妈那里去！”我连忙跑过去搂着儿，搏斗挣扎才平息了。

2007年5月27日，我梦见杨墨一手指指天，又指指地，最后指着脑门对我说：“天在上，地在下，我生在天地间，为了我的信仰，为了我心中的爱，我要打开这道门！”我从梦中惊醒，凌晨三点半。

亲友的赏识

赏识杨墨的朋友很多，院子里的邻居很喜欢他，他的忘年交朋友就有好几位。

东西方比较文学教授刘文孝，是修品的朋友和同事，比杨墨大40多岁，看了杨墨的作品后，直言不讳地对修品说：“恕我直言，你的文章我还能改动几个字，你儿子的文章，我一个字都不能改。”杨墨走后，刘文孝写了一篇古汉语祭文，称杨墨的天赋实非尘世之所能有与所能容。杨墨诗文深沉玄邃，示之老师宿儒，高僧大德，无不惊怖而不能言。如此旷世奇才，心境之大，悲悯之深，似非汝之年龄所应有。他说：“杨墨的创作没有过程，一开始写作就达到了他的高度。”并说杨墨“摆动在人生的两极：一边是孩子般的纯真，一边是莫测高深的智慧，两者非常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杨墨的野营队长李月辉女士，本来是修品的朋友，约修品去野营，修品推荐杨墨去。从此，李月辉每次组织野营队伍，都要找杨墨，觉得爱杨墨就像爱自己的儿子。杨墨和李月辉的野营队自2003年7月起先后去过七个塘、叶枝乡、梅里雪山、老鸹箐等地。杨墨走后，她将杨墨的指南针挂在野营背包上，说杨墨永远和他们在一起野营，他们永远不会迷路。李月辉认为杨墨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始终保持着孩子般的纯净。他的敏感与才气共存，他的不入世造就了他文章里超凡的洁净。他用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推理，把尼采式的短句演绎得更透彻精彩。杨墨野营时总在沉思，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我正在写第四部荷马史诗！”众人惊骇无语。

2002年，云南艺术学院院长张建中看过杨墨的作品后，送给杨墨一本白维的诗集《最初的容颜》。杨墨看后，产生强烈共鸣，整整两个月没有创作。2004年6月，在纪念张建中逝世一周年举办的油画展上，修品认识了白维的母亲阮丽娟。正当杨墨不肯出门的11月初，白维和母亲来访。在杨墨房间里，两个相识即成相知。杨墨对白维鞠了一躬，说：“白维哥哥，我很想见见你。你的诗对我启发很大，请接受我的谢意。”我向白维介绍了杨墨的作品。白维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是协和学校的校长了，也谦逊地感叹自己不如杨墨。11月中旬，我和修品带着杨墨回访白维及其父母。就是这么两面，杨墨走后，白维写下了出自心灵肺腑的纪念文章。说杨墨天赋异禀，见他寥寥两面，为他卓越的才华和情操而震撼。他自身就像一座宝库，绘画、诗歌、哲学、音乐、设计均有特别的才能，他的灵魂

沉迷于中，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几疑他并不生活在纸醉金迷的现代，宛如一个白袍的苏格拉底独行于雅典的黄昏。他的诗和画和他的命运处处有凡·高和尼采的影子。他也许不是那位希腊神话中的窃火者，但忍受着几乎同样的苦难，这是他的宿命！

2004年8月初，张宇光来向修品约稿，我向他推荐杨墨的作品，他很欣赏，在云南政协报开辟《狂飘少年》专栏，连载杨墨作品，并拟聘杨墨为副刊编辑。杨墨远行前一星期，到报社找张宇光，介绍自己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张还为杨墨创作了一篇小说《外星人海墨》。小说还未完成，就听到杨墨远行的消息，他感到比失去亲人还要震撼，就在12月22日的《云南政协报》上以铭心集为专题，登载了白维《纪念杨墨》的文章，发表了杨墨临摹的三幅油画作品：劳特累克的《舞蹈演员》、凡·高《农夫像》和椅子。并配发编者按：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在本报发表过短文的青年杨墨不幸早逝。在日前举行的一个简朴而特殊的告别仪式上，杨墨的家人和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纷纷写诗作文，哀悼这位极富天才却又命运多舛的青年。

悠悠是和杨墨一起长大的伙伴。他的妈妈程肇琳回忆了两个小男孩背着大书包奔跑于放学路上的画面，惊异于杨墨思维的独特和文字表达的沉重深刻，评价杨墨写下的文字到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灵性的光芒。他纵横捭阖，神游于精神世界的太空，仿佛一个先知先觉者，单纯而又深不可测。

杨墨的姨妈蒲元芳在网上发表《悼小天才》：

轻轻的，我来了，在这严冬的黄昏。带着我世俗的哀伤和亲情，追寻那凄冷的清晨。昨日黎明的薄雾中，一位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微笑着，向理想的国度飞升。我那仅仅才经历了22载寒暑的侄儿啊！他有着超凡的天赋，纯洁如雪的心灵，却柔弱得抵御不了一丝的污秽。有着不善与人争斗的性格，被人欺负了，也不愿让父母操心，只把被人伤害的痛苦，留给自己慢慢地品。那颗稚嫩而流血的心呵，从此忧郁无比，恐人万分，特别恐惧他的同龄人。他不明白：人啊！为何要对自己的同类如此残忍？我只有世俗的悲怆呼唤：墨儿啊！你为何不抗争？我那高傲的侄儿，他不屑于做可怜而麻木的俗人，他只愿做才子，他愿意与尼采讨论，与凡·高交流，